

舊聞零拾

護國軍紀實

下

855
1730
V.2

分類號	855
著者號	1730
種次號	V. 2

護國軍紀實

洪業題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104985

822	書牘卷
130	詩書卷
5.1	書牘卷

書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山

寶

七



滿江紅

一掃青燈共青史沈吟相續行墨象霜暮燠日無全補此
是廣凌妖亂志終勝不水臨天餘的誰歎言若白頭公雙燕揚
茅簷夢響和觸廣武秋歌遠矣歎六州鉄箭何堪重借
遠遊鶴跡城郭改玉環龍起風雲慶首神中瑞羊符笑吉

三子牘

敬題五石先生藏國軍仁寶

乙亥正月嘉遊於張高口橋



真若獲國軍紀實教蹟一述執事此



錄表錄用

亂不亂三百年中以而少此一終半豈非湖濱湖軍志矣

堪頌福耳中執裁刻之執大為精采竊謂 且又真深

得新餘之美者其必待於後無疑 中又回筆以於剛志敢

妄加懸賞必大其真 執楷題一詞為紙託正原稿一併奉正

手肅敬詢

天知先生若琪

大西口古



序

予之紀此蓋丁巳出蜀後居金昌故人李君寓樓中偶憶而書之以備遺忘若班固所謂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溢惡斯爲實錄者則非所論于此然足跡徧滇蜀蜀難身膺之蜀戰親見之當事諸人亦嘗與之周旋大抵得其實爲多猶有所諱者則曲紀之亦以爲箴勸非有意抑揚也野史異于承明著作然意固有在若王闔運作湘軍志自謂不在表戰功而在叙治亂得失之由予之爲書殆亦略師其意自護國軍興而蜀亂作西南之勢張南北之爭烈馴致南北自相爭戰十餘年間兵火不息然則此一役也謂非治亂升降之樞紐得乎是冬北

上遂寫定成書爲北京大學及中國地學會各錄一本去後頗
中悔祕不示人旋失其稿傳錄兩本無可蹤迹久亦漸忘之矣
今春偶檢舊篋得當日屬草如對故人不忍割棄稍加訂正以
示從游二三子俾稍習近事兼知史學以紀載爲先紀載以近
事爲急及今不述後將何徵建國以來事之湮沒不彰與夫浮
誇失實者多矣談史學者明于察古昧于知今直筆不存是非
淆混世事益不堪問今姑揭此義庶幾爲糾集當代史事者之
一助使世間尙有徐夢莘李心傳其人必不菲薄此事也民國

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鄧之誠

護國軍紀實

干紀蔡鏢督滇始末第一

邵陽人蔡鏢負文武才早年遊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治軍于桂不甚協物議宣統二年庚戌入滇桂省議會猶通電詆之時李經羲繼錫良督滇誠于外侮急飭軍備以靳雲鵬爲督練處總參議先識蔡鏢比其至立擢爲協統滇人羅佩金殷承瓏李根源謝汝翼李鴻祥唐繼堯皆日本士官生負才氣敢作爲佩金承瓏根源稍稍嚮用而汝翼鴻祥以樸質繼堯以年少故僅得爲營長靳雲鵬得經羲倚用總攬軍事咤叱進退諸將士不稍假借人皆側目而佩金等尤不直之鏢獨雍容與滇人深

相契結後卒得爲都督者以此三年辛亥秋有蜀人爭路事初清廷以盛宣懷爲郵傳部尙書見商辦鐵路遷延久不竣工議借外資以鐵路抵押蜀人立同志會鼓譟爭之不得且法治首倡者蜀中大亂革命黨人乘之以八月十九日據武昌漢陽起義響應者數省東南大震滇中謠言日數至根源汝翼鴻祥謀響應經義前奏請開國會不見用方鬱鬱思去至是一無布置法國領事以所聞告謝之或請置根源汝翼鴻祥諸激烈者于法不許請調巡防軍入省備緩急復不許根源總辦講武堂學子倡言革命爲衆指目恐事洩且重得禍思急舉事鴻祥繼堯主持尤力數會集于繼堯所議定推鏗爲首以重九夕自北門

率七十三四兩標兵入城分攻督署及軍械局翌日事定十九鎮統制鍾麟同死之靳雲鵬易裝出走諸北將校皆逃而經羲避于民家與鶚等約三事鶚與根源痛哭迎經羲步至省議會居焉旋禮遣之出境鶚旣以學識爲衆所服被推爲都督諸將領佩金有才根源有謀承瓛精綜核汝翼鴻祥質直有勇而繼堯年資稍後退然若無所表見鶚獨深喜之佩金根源慮諸人不爲鶚下事事稟承號令躬爲表率于是鶚得以行其志以時勢未可知滇能聯黔而資財賦于蜀不難與中原爭衡世稱西南政策殆昉于此遂首遣汝翼鴻祥領兵援蜀繼堯北伐兼援黔根源出鎮迤西承瓛亦率兵西規衛藏獨佩金留滇衛戍驕

兵悍將相率盡去滇人直樸易治鐔爲政首崇節儉以故閭閻
又安與承平時無異人以是稱蔡鐔焉汝翼鴻祥以蜀人郭燦
陳先沅及劉存厚爲嚮導據有瀘叙自流井財賦地將進窺成
都資糧于蜀師行不無刦掠蜀人以其義之不終也慮有大欲
成都重慶兩都督不相下恐皆不保急聲言蜀亂宜自定無煩
鄰師而以重金啗滇軍汝翼鴻祥不得已率師歸然蜀人銜之
刺骨矣滇蜀攜貳自此始當繼堯之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
散卒器仗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繼堯善撫循駕馭以黔人劉
顯治周沅戴戡等備諮謀而韓鳳樓劉法坤等領軍是時黔都
督楊蓋誠方率師北伐留趙某守貴陽趙爲哥老魁首不識政

體唯以公口秘結奸民公然攘奪法紀蕩然無存黔人甚苦之
黔素有立憲革命兩黨革命黨人常假力于哥老立憲黨則多
縉紳老成廁列于其間劉顯治等其著者也思借繼堯保鄉里
推爲都督適南北已統一蓋誠率師歸與繼堯爭不勝棄去繼
堯遂一意撫凋殘輯奸暴以戴戡任可澄爲左右參贊親禮諸
長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雜用鄉里黔民欣然望治忘其
爲客軍熊克武獨立于重慶復遣葉荃黃毓成會滇劉雲峯之
兵往攻之益發舒志氣以韜略聞于時矣汝翼鴻祥自蜀歸編
部曲爲二師各爲師長自以首義且援蜀有戰功漸不聽令佩
金已先被命爲雲南民政長雖不同于汝翼鴻祥以鏢雄鷲亦

漸立異同鏢遂計使佩金辭職舉鴻祥繼之然實陰爲齟齬滇人自是不信鏢必欲取而代之鏢當民國二年癸丑贛寧難作時倡議會滇黔蜀桂軍往攻實欲觀釁爲袁世凱所忌至是決去滇銜汝翼等異己舉繼堯繼爲都督假中央政府命臨之汝翼鴻祥末如之何未幾汝翼爲仇家狙擊死鴻祥亦調京繼堯爲都督襲鏢成規復去諸不附己者衆協然無異議滇以瘠省自辛亥以來差較他省能秩序自保且分其力以援鄰省者無他蔡鏢唐繼堯善以術用其衆也

紀護國軍起義始末第二

袁世凱以湖南都督陷蔡鏢入都後遂羈留之鏢素師事梁啓

超而與熊希齡鄉里是時希齡當國啓超爲世凱禮重數爲解
免于世凱得爲約法議員及經界局督辦然屏息不敢發議論
追逐諸貴人伺顏色或則出入倡家佯不問時事世凱手平贛
寧大難解散國會訂新約法設參政院用古天子禮郊祀天地
世皆以世凱借革命黨以覆清必意在自爲而世凱微見風采
又若無意四年乙卯籌安會興勸進者滿天下設籌備大典處
刻期臨御改明年爲洪憲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朝賀章奏稱
陛下外人責難則以民意答之且聲言決無反對者鏢亦列名
勸進陰策其事難成料段祺瑞馮國璋立異世凱不易制之有
隙可乘日本人忌世凱必不使之得志遂與啓超密謀適戴戡

新罷黔巡按使來京亦與謀畫謂在滇黔發難則道路相距遠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微服走天津共附海舶南下而先以計畫叩滇中將校世凱聞鏢脫走出不意大驚急追之已無及是時繼堯督滇已二年頗慮陳宦偪己陽與世凱委蛇而陰爲戒備帝制議興數遣人赴京省覘虛實向背會世凱使侍從武官何國華入滇示意而第二師師長沈汪度一夕暴卒汪度曾于酒酣盛言帝制非宜者也其他指摘帝制者皆不自安顧繼堯恐滇黔力弱非敵遲疑久不決巡按使任可澄與第一師師長張子貞第二師師長劉祖武本無所可否團長楊綦鄧泰中董鴻勳等皆繼堯拔擢信任者急欲建奇勳力言滇軍

可用狀適鏢書問持之益堅復得馮國璋電謂滇發難當繼踵而起是時繼堯雖未表示而意已內決矣十一月鏢偕戴戡殷承瓛赴香港與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龔振鵬等會意旨合相率赴滇蔡鏢登海防逕發電關白鄧泰中泰中與繼堯之弟繼禹親往迎之復與繼堯往返電商乃于十二月十九日至昆明開全體軍官會議決計舉兵稱護國軍編三軍蔡鏢領第一軍總司令將四梯團出蜀李烈鈞領第二軍總司令將五梯團出桂繼堯兼領第三軍總司令居守初議鏢先出師至川境乃傳檄而啓超在滬與蘇督馮國璋有所商榷主先發電取蘇桂響應遂于二十五日宣布擁護共和翌日第一軍第一梯團長劉

雲峯率鄧秦中楊綦兩支隊會熊克武先發嚮宜賓滇自錫良
時陳宦整飭軍實甲仗精利而滇人耐勞號敢戰前援蜀黔所
嚮有功然合精銳不及萬人舉半以畀鐔轉餉不繼又滇至蜀
二千里非朝夕可至而陳宦督蜀將三混成旅皆北人人爲滇
危幸世凱聞變雖遣曹錕張敬堯各將一師討叛而顧慮外交
思輦巨金走蔡鐔而已不欲遽戰陳宦兵力分散曹錕方遲遲
鄂湘間未決所嚮滇得以從容布置焉鐔以五年丙辰一月十
五日引羅佩金爲總參謀殷承瓛爲總參議率第二梯團長趙
又新將董鴻勳朱德兩支隊發滇第三梯團顧品珍第四梯團
趙鍾琦相繼發皆道黔以規瀘是時劉存厚爲四川第二師師

長守瀘以清鄉不力懼得咎通欵于滇宜賓戰事旣起陳宦令
進阨敘永阻滇軍入路別調他將守瀘比鏢前鋒至存厚遽開
雪山關延之躬爲嚮導以攻瀘自稱四川護國軍總司令時二
月六日也是爲滇蜀連合之軍滇黔本唇齒繼堯前平黔亂有
功黔護軍使劉顯世又繼堯所擢故戴戡謂黔必應滇當蔡鏢
通電已預列顯世名而顯世方別與世凱通消息得滇電多置
不答戴戡單騎入黔責顯世負約顯世敬謝謂以誑餉械耳乃
于一月二十七日獨立戡遂將黔軍向綦江而分軍出湘西爲
牽掣計稱護國軍右翼總司令聽命于鏢是爲滇黔連合之軍
李烈鈞者贛寧敗後亡命海外有義聲至滇以籌欵自任謹事

繼堯自比于列將得將第三軍然部衆新募器械窳敗餉糈無所出師期久未定會世凱命粵督龍濟光兄覲光爲臨威將軍雲南查辦使督理雲南軍務兼巡按使率師道桂以擊滇乃急將方聲濤張開儒兩梯團至桂邊防堵黃毓成率挺進軍千餘人自樂平趨桂邊爲犄角烈鈞與覲光兵交綏于駁礙桂督陸榮廷已于三月十五日獨立遮斷覲光後路覲光不得已降四月六日濟光亦附和護國軍大局一變毓成還滇改援蜀烈鈞遂合桂軍至粵北規湘贛是爲滇桂連合之軍初啓超在滬說馮國璋響應而世凱密布諸軍防寧日以甘言恬國璋故國璋不能屈申雖聽浙江于四月十二日獨立而又撲江陰蕭弼臣

義軍啓超失望則至桂說陸榮廷助滇榮廷從之方是時粵朱
執信陳炯明之徒蠶起稱總司令者數十人無所統屬龍濟光
雖擁兵萬餘人而蹙守省城號令不能出郭門五月一日啓超
遂說榮廷與濟光連合迎岑春萱爲兩廣護國軍都司令合諸
義軍自爲都參謀而以滇人李根源爲副粵桂負巖疆稱大省
粵且擅餉械一旦統一寢寢日強是月八日啓超倡議合粵桂
滇黔湘浙蜀建撫軍院遙戴黎元洪而以撫軍長行號令啓超
意主岑春萱蔡鍔而李根源右繼堯滇人亦力爭終舉繼堯爲
撫軍長春萱副之而代行其職是時七省壤地各不聯屬政令
自專湘蜀戰又未停號令無所施實等虛設然聲威震動使世

凱知西南不可屈焉

紀蜀湘滇粵間之戰第三

當蔡鏜之出蜀也實羨蜀財賦以爲天下事未可知苟無響應者則藉蜀猶可自守隱度陳宦所部分屯各地而旅長伍祥禎滇人當不自壞鄉里且雷飈已舊部守重慶劉存厚方據瀘陰通款于滇則陳宦所恃僅一馮玉祥而其兵又半屯陝西尙未至蜀故視蜀如無物大戰當在武漢間前鋒去已二十日始遲遲發昆明而不虞存厚進阨永寧瀘已有備雷飈在成都未將兵與初計相左幸前鋒劉雲峯鄧泰中楊綦率第一梯團兩支隊襲攻宜賓下之軍聲大振鄧泰中會澤人楊綦昆明人家貧

少折節讀書慨天下將亂棄去習武事勇敢善戰與辛亥光復之役後隨唐繼堯入黔誅土盜甚夥一方以寧繼堯倚如左右手積功皆至團長帝制議興屢爭于繼堯請申罪討之繼堯遲疑未決及蔡鍔入滇決計舉兵蔡泰中請率所部爲前驅奉旅長劉雲峯爲梯團長以行先是蜀中大舉剿匪約滇軍兜剿至是滇軍以會剿之名告蜀中故不之疑護國軍發通電被遮留蜀中尙不知有護國事陳宦所將暫編三混成旅屯宜賓瀘重慶方清鄉不易集合滇距蜀二千里蔡泰中兼程馳至灘頭入蜀境五年丙辰一月十五日猝與伍祥禎之兵遇于燕子巖巖巖峯峙僅通單騎祥禎之兵在滇邊者八百人且不識滇軍何

以攻蜀乃以巡防軍當前敵巡防軍無礮綦泰中身爲諸軍先
衝鋒夾擊不崇朝巡防軍潰反奔祥禎兵大驚駭亦走綦泰中
連破側耳崖黃泡耳數壘祥禎餘衆不及炊而退滇軍追至橫
江所嚮如入無人境至安邊與祥禎營長戴鴻智轟擊竟夜鴻
智皖人素有勇死戰不退力竭兵潰死之祥禎度宜賓城大難
守是月二十日棄之而北宜賓縮金沙江岷江會口當滇蜀孔
道百貨山委爲蜀南名郡一旦驟陷世凱疑陳宦縱滇軍入境
盛加詰責宦乃檄馮玉祥自瀘伍祥禎自自流井朱登五率巡
軍防自屏山合數路兵號稱萬人實不過二三千期舊曆除夕
同時攻宜賓綦泰中之兵不及二千人度不可退退且死留一

營守白沙阨玉祥進路而秦自趨宗塲逆擊祥禎兵戰一晝夜祥禎兵始退巡視戰場彈壳積地者盈寸許秦旣勝立折回白沙玉祥兵約當一團方沿江大上蔓山谷皆兵秦斂衆衝其中堅相持自朝至暮滇軍勇氣百倍無不以一當十玉祥不支陣稍移滇軍大呼肉薄陷陣玉祥兵遂退順流至納溪猝遇劉存厚兵邀截頗有死者朱登五及他路軍聞兩混成旅已退遂皆不進秦泰中亦斂兵保城待後援是役也秦四面受敵以寡擊衆犯兵法所忌而竟能克敵以此名聞天下方是時秦年二十七自護國軍興戰事徧蜀湘滇粵唯黔軍乘瑕進攻湘西者稍能略地而已至于攻城奪地之功則宜首秦泰中是時使秦泰

中能銳進則瀘縣自流井實空虛或不難下乃蔡鶚嚮瀘之兵方在途中而祿國藩將一支隊自昭通來援復徘徊未即至迨蔡鶚至納溪攻瀘而張敬堯將北兵第七師已至瀘有備矣陳宦嚴令馮玉祥攻宜賓懸賞期必下綦泰中守城月餘玉祥兵一團四來攻而四却之會蔡鶚以納溪危急調綦泰中所將兩營兵往援之所留千餘人合臨時召募兵又千餘人死守催科興武諸山梯團長劉雲峯欲退者屢矣蔡鶚亦有令棄宜賓綦泰中以宜賓得自百戰堅意不忍舍去故綦泰中後頗怨鶚最後玉祥兵自吊黃樓渡江潛襲真武山城已不可守綦方病疽界肩輿督戰不少却玉祥兵已迫臨乃倉猝退師一夕而至灘

頭喪失資械殆盡然玉祥復宜賓而已亦不窮追遲二日始入城守時三月一日也蔡鏢合劉存厚之兵自叙永大周驛連營至納溪以攻瀘守者爲張敬堯及周駿所部旅長熊祥生之兵蔡鏢百端攻之不能下初前鋒董鴻勳攻克藍田壩付劉存厚兵守之恃勇進攻小市思鈔瀘之北路小市者絕地與瀘縣隔兩小河而藍田壩劉軍竟不能守鴻勳前後受敵幾全軍覆沒僅而得免自是滇軍每嗤劉軍怯劉軍團長陳禮門至憤而自殺焉及鏢至親巡戰地撫綏將士士氣乃振與敬堯相持月餘滇軍雖勇而全軍僅三千餘人衆寡相懸泰甚三月七日敬堯遂克納溪滇軍退羅佩金斷後支隊長何海清有胆略率一連

兵遇北兵一旅急伏山陬叢薄中發槍鈔擊之北兵駭走自後
鏢雖督顧品珍王秉鈞何海清與北兵戰然所爭者納溪江安
南川而非瀘也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戴戡率熊其勳攻綦江
與曹錕相距累月綦江終不下至停戰而止方蜀中大戰湘西
亦有激戰二月十六日黔軍團長吳傳聲略取紅江麻陽芷江
鋒銳甚民軍程潛陳強蜂起永寶間袁世凱遣馬繼增將北軍
第六師禦之初戰弗利繼增暴卒軍中或曰自殺也旋傳聲輕
進陣殞黔軍後援不繼北軍漸復所失地三月八日北軍復麻
陽遂停戰自初戰起北兵在湘蜀合援軍共八萬衆月資二千
萬財貨內匱借外資爲美國所拒又前言百日平亂期已過無

以謝外人既已次第收宜賓納溪麻陽則歸罪勸進者二十一
日下令罷洪憲改元及稱帝而責南方歛兵粵滇非難持世凱
退位頗堅否則再戰其實南軍軍資僅資諸義捐亦且困世凱
遣李長泰援蜀倪毓芬援湘唐繼堯以黃毓成將第四軍葉荃
將第五軍張子貞將第六軍劉祖武將第七軍僅毓成一至蜀
粵中諸革命黨人亦爭言北伐皆故張揚其辭自後零陵鎮守
使望雲亭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先後獨立
五月二十日陳宦獨立于蜀後九日湯薌銘獨立于湘宦尤忠
于世凱爲盡死力一旦獨立舉國驚詫諸不快宦者遂騰詆宦
爲背世凱實則世凱深忌宦防之彌甚宦所部伍祥禎失宜賓

而終克之謂可以雪謗矣而謗益甚宦爲疆吏曹錕等援蜀皆不相關白世凱亦不令宦會同諸軍事諸軍入蜀競割膏腴地截留賦稅川軍效之宦所有者成都十六縣及富順等縣而已方大戰時渝瀘北兵至六萬人宦當川西南寧遠宜賓防綫千餘里而所將三混成旅伍祥禎最弱先潰馮玉祥始終以一團兵應戰李炳之旅二營在成都餘皆屯重慶爲曹錕遮留不聽行宦屢請命于中央皆諉之錕不理宦遣參謀長張某往重慶調炳之兵且犒以二萬金爲人乾沒炳之亦不敢聽調皆謂成都旦夕將宣告獨立而實無據蓋錕已受世凱密旨矣宦再遣參謀何某往幾爲錕所戮錕與宦結昆弟交揚言將攻成都宦

聞之以謔語發電告之謂公我兄事者也兄不友弟不可不恭
兄來攻則開門以待錕慙而止宦旣不得調炳之兵中央政府
復令調馮玉祥出蜀入陝陝無所用兵實欲以宦委敵不則令
負失地咎而死之宦自知孤危念有老母不可以死請辭不許
請以曹錕代己不許時南北停戰議和久不決馮國璋方召集
十七省區代表會議雖大半徇西南之請而主挽留世凱仍任
總統甚力若和議不成必出于再戰蜀固當衝成都處境尤危
唯獨立可道其難且足策和議之成宦遂不恤其他而逕行之
通電與袁氏一人斷絕關係而已無預南北也復密電徐世昌
段祺瑞王士珍述己孤危不能不獨立狀示未絕于中央世凱

大恨立命重慶鎮守使周駿署督攻成都大約宦不贊帝制最
早世凱理前恨稱帝不成復遷怒焉北洋羣小人妒宦者爭搆
之謂且與南方合遂必欲死宦而後快矣不然蜀湘皆獨立何
以不致恨于薌銘乎不知本末者且從而實其辭謂宦本贊帝
制而不知宦始終未與聞也徐樹錚段芝貴流言宦入蜀前首
請世凱稱帝則小人讒口何所不至哉宦不與帝制事後籌備
大典者爲章士釗盡言之公論乃自然宦始終不自言亦不自
以擁護共和爲功大抵世凱雄猜而宦負命世之才終致差池
然知宦才者竟莫世凱若矣世不知委曲遽謂宦背德宦之爲
德于世凱多矣而世凱背之宜其及也宦旣獨立馮國璋與蔡

鐔議和大端未就六月六日世凱遽以疾卒黎元洪繼任總統
馮國璋爲副總統段祺瑞爲國務總理通緝帝制罪魁楊度孫
毓筠顧鼂梁士詒夏壽田朱啓黔周自齊薛大可等八人恢復
約法以蔡鐔督蜀湯薌銘已爲桂軍所走以陳宦代之督湘陸
榮廷督粵撤北軍回防七月十四日義軍解散撫軍院而戰事
告終

紀蔡鐔督蜀始末第四
蜀自尹昌衡爲都督編蜀軍爲五師盛行軍用票與值不符人
民大困胡景伊繼之經癸丑渝難元氣未復吏治尤猥雜盜賊
滿地袁世凱以蜀擅財賦上扼滇黔命安陸人陳宦將三混成

旅督蜀宦清末以書生治軍蜀滇及東三省負時重望民國肇
建佐黎元洪長參謀本部外修國防內理各省軍事善後統一
之功大半成于其手南人也而得世凱尊信羣小人生嫉尤與
段芝貴徐樹錚相左比而傾之世凱意不能無動以爲宦終厚
元洪薄我帝制醞釀久矣宦意國體旣改共和非世凱不能收
拾時局若自爲帝則爲反覆且滋紛擾耳民國三年甲寅十一
月二十四日宋育仁宗社黨事起意別有在姑以探人情向背
宦密電馮國璋以次疆吏問贊否以伐其謀果得覆皆言非宜
遂力贊世凱下永不變更共和之令授意世凱秘書馮學書擬
稿先白國務卿徐世昌署諾使世凱不能中變世凱後知宦所

爲始大恨諸謀勸進者皆謂宦在中樞必爲梗沮故以之督蜀
蓋欲外之宦固辭世凱七命敦迫之始行瀕行世凱猶語宦謠
言不可信國體安可更乎然欲宦遂將曹錕所部第三師入蜀
宦難之謂入蜀非用兵比安用此多兵爲世凱色變曰君豈欲
將鄂兵耶宦遜謝宦所用參謀長及財政廳長皆受世凱密旨
以監之世謂世凱將倚以收滇黔者警也其治蜀也首裁蜀軍
三師大舉清鄉盡收回軍用票不期年人民盡得復業行千里
者無戒心安靖過于承平時宦治軍之勤從政之廉且能愛才
之切用人之公民國以來未之有匹也蜀人至今德之者尙多
護國軍興宦爲疆吏而不與援蜀諸軍事終復宜賓失地示世

凱無他猶不免世凱之忌必欲假手滇軍致之死地既獨立世凱密令周駿攻之會世凱卒宦力舉蔡鐔代己督蜀得請被命爲湖南督軍力辭不就逕率所部出境至鄂出資遣之襍被入都蕭然若寒素自後屢命之經略甘新皆不肯再出任事六月二十六日宦旣去蜀周駿入成都自稱川軍總司令不主拒鐔而拒鐔挾滇軍鐔請于中央政府以羅佩金爲前鋒討之連戰于資中內江駿不支七月二十日委其軍而去翌日滇軍入成都蔡鐔力疾發叙永取道宜賓以二十九日至成都就任前鐔督滇懲昔在桂用鄉里爲衆所詆故左右不用湘人滇人懷之雖有齟齬比再入滇能盡將其兵者以此迨在行間鄉里人多

投之鏢爲人深沈每午夜篝燈火決事不使人預聞當周駿聲
言拒滇軍則思遣散滇軍有暮氣者諸滇將領自羅佩金以下
多怨鏢寡恩漸不聽調遣鏢慮佩金終不爲用則舉以長桂桂
偏遠佩金與陸榮廷復不相習鏢舉佩金不啻計遣之去鏢與
唐繼堯本甚相得納溪之敗詆繼堯擁四警衛團不見援而繼
堯則以平龍濟光內亂需兵爲解繼堯編第四至第七軍而函
告文移每無謙詞鏢以爲凌已銜之護國之役滇人出死命發
難後乃爲進步黨人假借取大名鏢素與進步黨密結自後鏢
與滇人非比患難相共時矣鏢旣至成都見蜀民困苦顛連慨
然思有所補救病日亟期留一月治事從容布置而後去及見

滇軍將皆利其去知不爲用不獲已舉佩金兼護督軍省長戴
戡會辦軍務劉存厚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僅留十日遂
移舟東下至重慶與陳宦偕行出蜀至上海遇梁啓超盛詆譏
佩金而力保戴戡長蜀民政劉存厚可大用牽掣佩金爲己他
日歸蜀計比至日本病革遂以十月六日卒蜀人震其名頗惜
之而不知蜀難自此始矣

紀羅佩金督蜀始末第五

羅佩金者世家子少無賴清末留學日本歸爲標統才具開展
異于滇人民國元年王子蒙自兵變佩金隻身入巢穴手擒叛
將斬之後長滇民政識政體用人能拔擢其材頗爲人稱道當

護國軍興佩金任第一軍總參謀鉅躬親決策多中初蔡鐸雖果決而納其言爲多然暗爲策備未能開誠兩人者功益著交乃益疏矣戴戡在綦江頗著戰績鐸意右戡時與親近滇黔雖唇齒以任可澄劉顯治攫滇政故滇人多致恨黔人恐戡將因是長蜀民政則力擠之推佩金爲左翼總司令與戡對抗羣小人不爲蔡鐸所喜者若楊寶民陳澤霈輩復故爲抑揚其間利佩金與鐸不協佩金旣督蜀驟編制七師三混成旅周道剛將第一師劉存厚以第一軍長兼將第二師鍾體道將第三師陳澤霈將第四師熊克武將第五師劉成勳將第一混成旅陳遐齡將川邊混成旅皆蜀軍熊其勳將黔軍一混成旅爲黔軍

顧品珍將第六師趙又新將第七師皆滇軍他若川邊鎮守使
殷承瓏所將滇軍及松潘西昌諸巡防軍尙不居此數蜀承平
時庫儲常盈七百萬而養經制兵一協前尹昌衡編五師其時
地方歲入千三百萬僅供軍費不足則乞中央鹽款佩金蹈昌
衡覆轍旣以擁兵取忌後復以裁兵敗論者深惜之諸軍除存
厚競爲召募餘皆不滿額第一師蓋收合周駿散亡第三師原
額一旅第五師亦只一旅滇軍當蔡鐸在大周驛時全數三千
五百人至是新招白徒補充以壯聲威第四師兵大半匪徒最
無紀律而最多澤霈尤闖冗初游于滇後在江西受李烈鈞卵
翼亦屬籍革命黨善伺喜怒爲逢迎嘗置酒候佩金從容出倡

家馮可卿佐酒歡宴雜譚一夕道路喧傳詫爲奇事澤霈揚揚自若竟以攫師長雖蜀人亦不直之而佩金不悟先是蔡鏗預舉鄒憲章爲財政廳長尹昌齡爲政務廳長嵇祖佑爲警察廳長三人皆諳練習政事號爲幹吏昌齡尤有能稱佩金以其不附己昌齡前在貴東道有抗義師嫌亦堅求去遂以楊寶民代憲章李臨陽代昌齡祿國藩代祖佑寶民遂寧富人楊氏養子清末捐知府署雲南白鹽井提舉後與陳澤霈比而事李烈鈞烈鈞敗自命爲革命黨人隨蔡鏗至叙永爲第一軍財政處長蔡鏗以其蜀人不疑後悉其奸將逐之則匿佩金所構佩金與鏗立異媚事佩金得攬財政權佩金頗賴以籌餉而其實無一

策臨陽商號天順祥之子亦不協物望政務廳操用人權諸滇
市井窶人鄉愚無賴虱義軍而出依倚臨陽攫縣知事徵收買
衣不稱而服相裏垢膩狼藉未除則肩輿煊赫過市而貌恇僂
方飲酒市肆狎伎買妾喧騰竟日不休至官則貪婪無厭不識
體統唯思取錢且販賣鴉片博什一蜀百四十州縣是輩幾居
其半蜀人數百年習于拘謹見之譁然驚怪搢紳老成尤悵然
歎恨競以佩金爲怨府矣蜀人習禮讓明分際顧性輕浮喜事
好議論恥爲法所繩然至鋌而走險即亦不甚畏法佩金治蜀
失人望方強引治蜀宜嚴之說其實無政策特與蜀人日相遠
而已亦不親式賢者之門輿論率以佩金佻倻漸播于遐邇中

中央政府聞之亦以佩金果不足蒞蜀且佩金雖故無所黨而漸爲革命黨人假借思竟易之遂先以戴戡長蜀分佩金民政權佩金疲身供億軍隊賴有民政權一旦卸去戴戡又所不洽諸依倚佩金者若石青揚楊寶民陳澤霈倡爲排斥之說騰詆戡榜于通衢一日數會集皆詆戡且詆中央政府卒無效而戴戡于六年丁巳二月一日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

世載紀羅戴之爭第六

未詳以對所錄戴戡與湘軍與

初戴戡將黔軍出松坎攻綦江屢捷雖未下而牽掣北兵不得盡至瀘與滇軍爲敵頗以此自居功先與蔡鍔甚相得因師事梁啓超迨停戰戡愈與啓超結納先被任黔省長不赴逗留重

慶用川東巡閱使名目收拾潰卒意在蜀省長進步黨人利戡
席有財賦外府爲請于中央政府蔡鍔又力主之竟得如其志
顧戡性戇好使氣以細故與劉顯世齟齬幾欲率兵回貴陽顯
世遜謝乃已當有清之末戡以佐貳爲滇錫鑛董事與熊範輿
劉顯治等朋比借滇鐵路公司款入錫公司買股票取息爲滇
人所惡又躬爲唐繼堯前驅取黔得爲參贊繼堯督滇戡復爲
黔民政長率性而行頗不協輿論帝制興偕蔡鍔入滇與會議
方侃侃陳說遽爲滇將張開儒叱止蓋惡黔人任可澄長滇而
并及于戡方滇軍與北兵大戰後諸將日與蔡鍔不協而戡附
鍔隨之爲屈申進退長蜀命下滇人愈切齒矣是時蜀第一師

長周道剛第三師長鍾體道川北道尹張瀾皆進步黨人素怨佩金思戴戴戡以相抵而劉存厚徒踞軍長虛位督軍省長俱無望亦附和周鍾戡藉進步黨之勢挾三師長爲聲援當成都騰訊戡時省議會黨戡者則發電迎戡語侵佩金道路訥訥謂羅戴且相攻中央政府命王芝祥入蜀兩解之戡遂將熊其勳入成都尹昌齡長政務黃大暹長財政雷飈長警政雷飈者與蔡鏢鄉里隨鏢十餘年亦得陳宦信任停戰後頗贊蜀滇事復導佩金先入成都逐周駿事定覲一師長不可得乃改事戡戡之始爲政也力反佩金所爲用人循資格不私鄉里戒取公家資貨起居崇儉樸日夕勤簿書譽稍集顧諸不附佩金者方以

戲爲壑故甚其詞以動戲利其相爭戲與大暹計蜀財專供軍
用非長策則定月餉七十萬而置欠餉不理佩金數爭之不能
得思裁兵則欠餉無從出竟束手爲戲所阨或謂戲實利蜀將
帥有爭而故挑之激之戲之得第一二三師之援以入成都也
相傳實預有密約是時唯劉存厚兵稍強可與滇軍一戰方鬱
鬱怨望或謂存厚實受戲指且言存厚慮發難無餉戲于前一
日使杜步雲持三萬金畀之步雲者張瀾遣之入省有所關說
語雖無稽而戲能參諸將密謀與存厚日相接則有足徵者焉

紀羅劉之閔第七

佩金在蜀頗得黎元洪維護而段祺瑞百計齟齬必欲去之所

請輒不允甚則佩金彙保護國軍有功將校亦置不理佩金既
決計裁四五師各爲一旅滇軍留一師與黔軍同爲國軍餉不
取之蜀本甚持平而劉存厚聯五師長電詆佩金厚滇薄蜀謂
蜀軍一師年餉八十萬滇軍則百二十萬而利械盡入滇軍蜀
軍有請輒不應陳澤霈竟比而傾佩金且削牘爲主謀矣祺瑞
揚言以江朝宗或吳光新督蜀佩金憤甚思去會粵督陸榮廷
請假入京面陳兩廣軍事佩金援以請而以講武學校校長豫
人韓鳳樓護印往時佩金電京多不得復請假電即日覆至一
一如所請諸將士相顧駭詫佩金請假出自果斷左右初不與
聞旣得請即艤舟江干示將行將士大譁馳電留佩金戴戡懼

至詬詈不相下繼以槍擊斯時已不能辨其孰先孰後矣西校場劉軍聞之逕發大礮轟擊督署佩金警衛團團長賈某一無備急令其衆閉門登皇城固守劉軍至乃還擊劉軍遂架礮于三橋及城西各處而分衆圍督署槍砲之聲達旦東校場滇軍亦還礮攻西校場全城鼎沸其實滇軍城守者僅二營兵劉軍有披髮掛紙錢煤塗其面執刀衝鋒者故死傷特多而皇城不能破翌日戰稍停戴戡與英法領事先後入督署調停坐語移時佩金從容笑語如平時曰存厚攻我當調停存厚我奚爲者語未終而存厚兵遽發礮彈落座間未炸座客驚起獨佩金不動曰滇軍未發槍礮而存厚攻不已諸公可證也英法領事先

急走鳳凰山司令部一夕數易寢所而寄妻子于法國醫生蒲伯良家中及得祺瑞電大喜過望旦夕將叛而佩金輕之不爲備方陳電總統謂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強制實不忍也遽以四月十五日誘第四師駐成都者盡入督署臨以重兵悉取其械而遣之翌日命旅長何海清率五營兵至緜竹遣散第四師餘衆十八日曠暮劉存厚舉兵攻督署是日何海清在緜竹解散第四師他部取其械以兵一連送械至省薄暮叩西關欲入城西關有存厚守兵詰之對以謾語存厚兵遮留不遣事聞于佩金方以電話詰存厚而滇軍聞之大忿恨謂蜀人敢爾非創之不可佩金參謀長趙鍾琦再遣兵一連往迎械及送械兵比

密陳佩金不宜去狀湘粵黔諸督競電留佩金唐繼堯初不識佩金旨電責之謂何必去而不知佩金求留不可得也後繼堯連電中央政府言佩金裁兵方著手不當聽其去黎元洪遽電佩金緩行祺瑞不得已亦允之佩金既致憾于存厚且憾澤霈賣已則抗電請遣散四師示無意袒護革命黨而以劉雲峯代存厚期以四月十五日兩事並行先是劉存厚知不容于佩金乃輸誠交結段祺瑞左右靳雲鵬曲同豐輩祺瑞亦思用存厚以制佩金故事諸督請去留軍官中央政府無不允者乃允佩金如期解散第四師而遲劉雲峯新命不發且密電慰存厚謂去之非出己本意詞旨抑揚存厚風聞佩金密謀慮不測懼甚

與存厚約定然後詣佩金存厚背約再攻皆憤其寡信焉時滇軍自資中自流井宜賓瀘縣等處紛紛援省何海清亦馳回成都兵勢大增躍躍請與存厚一戰軍情憤怒不可遏佩金力止之謂須候中央政府命令于是佩金通電數存厚起釁狀力請加以申討而中央不卽覆四月二十日始下令謂據戴戡電稱滇蜀軍衝突罷佩金職授超威將軍並罷存厚授崇威將軍俱著來京而以戴戡兼署督軍編滇軍爲陸軍第十四師以顧品珍爲師長別命王人文張習赴蜀查辦蓋佩金電詆存厚爲叛而戡電不及兩人曲直特言兩軍相鬩而已佩金以督軍而任閑散將軍爲降階而存厚授將軍較師長職位爲崇反晉階焉

滇軍愈憤有請并攻戴戡者戡亦悟其危不敢受命佩金即日送印至省長署三送三却卒委之而去于是滇軍以二十五日出城駐兵工新廠佩金瀕行以電話召存厚言曰會圖都中相見存厚噤不能答佩金部衆尙日夕候佩金戰令而佩金審已衆少且料唐繼堯不能援即援亦不克即至故力遏抑之是時劉存厚終內慙且素畏滇軍強又已得崇威將軍滿其望姑大言必在途截擊佩金滇軍之退安然無戰事然有人謂佩金此時縱存厚不擊他日必愈難制者蓋知佩金以奉中央政府命自解而存厚必無去志後劉存厚再攻戴戡滇軍攻存厚而敗其言果驗初滇軍將士以劉軍攻皇城時伏于城下民舍城上

還擊多不能命中乃縱火民居環皇城三里餘一時蕩然灰燼
迨滇軍爲佩金抑制不聽戰積怒于蜀人者愈甚凡徒步過東
校場滇軍營前者盡斃之前後死者二百餘人大軍退時胥持
交鈔迫商肆易現金沿途居民逃避一空競相謂滇軍淫掠其
實滇軍非盡無紀律當皇城被圍時有滇軍至市肆強取布一
束立爲其主將槍決布尙在懷抱間自滇軍去後蜀人冒稱喪
資求振者無慮數萬人世乃爭詆滇軍凶殘然兩軍相戰時滇
人寓少城在劉軍區內者受凌辱塗毒備至且有非滇人亦罹
劫者則蜀軍亦未可言紀律也戴戡于難之初發也宣言中立
畫城東南爲中立地以黔軍守之力禁劫奪居民爭避其間以

爲樂土顧滇軍銜之刺骨而蜀軍亦責戴戡不右存厚若忘前
約戡恐佩金攻己思謝之則劾存厚不遵令停戰褫其職而催
新任第二師師長劉雲峰視事存厚大恨知爲人賣環走室中
竟夜急匿法國醫生蒲伯良家部將堅挽至再三乃出識者料
存厚與戡終不免有爭矣佩金決計去職聞命即行雖其部衆
跳躍必欲戰而佩金能抑制之主戰團長李植生憤而自殺佩
金自詡能忍且愛民然滇軍駐資中簡榮威富順瀘宜賓等財
賦地不啻割蜀膏腴則佩金爲計固較密矣

紀戴戡督蜀始末第八

六年丁巳五月一日戡若甚不得已發布告視事其詞甚謙以

會辦軍務署參謀長張承禮任副官長引蔣方震爲參謀長方震曾長軍官學校前隨蔡鍔至蜀頗有時名至是以人望用之然遲未及至則以承禮攝其事用杜步雲爲軍需課長步雲負縱橫才故財政廳長黃大暹力薦之或曰所以踐張瀾前約也時傳滇蜀軍且復相攻得戡鎮定人民稍稍復業戡以書生起家佐貳未六年任封圻一身佩督軍會辦軍務省長三印年方四十軍興以來貴盛莫之能比然戡內有所懾仍居省署不敢即移皇城督署焉方羅劉兵爭時東校塲及環督署居民受兵燹最烈戡引蜀人曾鑑總辦振局比戶存問卹以金然冒者特多災民本赤貧數戶共一室一破席一破甌以爲家至是各得

數金稱小康存厚亦使人潛稽受害者爲查辦時口實于是市肆列損失盈千累萬滇省議會亦發電責問滇人受害狀未幾查辦使王人文張習至重慶人文雖滇人當辛亥蜀人爭路時爲蜀布政使攝總督印以袒爭路者被斥蜀人頗懷之是時滇川軍各有所持戡不能即了有言人文之來爲覬得省長者人文不得已發電言此來不忍辦事非曲直職在勞問蜀民疾苦復與戡聯名發電求振金而遲不赴省劉存厚與各師競遣使詣人文獨佩金在宜賓以待查自居無所遣人文特遣楊寶民郎廷佐及天順祥商遲興周通意于佩金佩金謙讓引咎願撤簡陽滇軍別以蜀軍第一師填防方成議而杜步雲在成都

死于刺客蜀人樊孔周者自重慶赴成都道簡陽猝爲匪狙擊
死步雲本張瀾所遣爲第二師師長接替事奔走者也猝被殺
疑皆存厚所爲而蜀人則疑戴戡殺之滅口于是戡始與蜀人
離會戡與存厚爭日烈人文旣不能行其職則思北歸紳商爭
留之至蜀亂再作而去始終未一踐成都先是滇軍已盡退出
成都久之存厚兵亦出屯鳳凰山當戡視事第三日存厚卽追
理第二師欠餉達四十餘萬戡無以應則漫置之而催存厚卸
軍事存厚詭言部衆激昂待撫輯欠餉不給無以完已責終無
解職意劉雲峯久待而去戡意以徐孝剛替存厚孝剛與周道
剛清末同任事陸軍學堂蜀軍官多出其門有鄉曲譽戡遣杜

步雲累促之孝剛未應而步雲死存厚揣知戡無能爲益添募
匪徒編入第二師遣軍四出分提各縣糧款預徵明年上忙各
軍爭效之戡反一無所得至督署額費不給請撥鹽款以三月
爲限未卽得愈窮于應付而威望日墮矣迨張瀾自順慶來省
若爲調停而意在踐前諾舉己爲省長首勸戡留存厚爲助且
促戡與之速和面訂約束戡視之蔑如也不聽張瀾大恨而歸
于是戡始與張瀾離戡視事之初令不能行于全省唯第三師
師長鍾體道奉命唯謹體道素隨張瀾爲進退不啻瀾之部曲
瀾與戡日決裂體道亦漸不聽命是時戡已不能留有勸之去
舉周道剛自代者戡以爲道剛與張瀾比而傾己則故靳不與

使人示意體道令替己體道年與資俱不及且審戡非誠意則
遜謝于是戡始與體道離故戡雖日電中央祈假實無去志人
皆爲之危蜀軍唯第四師匪徒混雜其間爲最複雜雖經佩金
遣散而大半爲存厚招之以去其餘散處溫江郫彭新繁縣竹
諸縣間若張尊吳慶熙孫澤霈輩亦聚兵據縣治提公帑戡不
能節制則漸歸于劉成勳成勳將第一混成旅稍親于存厚旋
以小事齟齬聽戡命唯謹矣適懋功八角屯察都和尙若巴作
亂分陷五屯僭稱通治皇帝戡命成勳討之成勳請餉械戡忿
詈不與成勳遲滯未發兵戡遂別遣張尊討察都尊率衆過郫
縣成勳營長宿靖南拒不使進戡聞之讓成勳成勳謝弗知于

是戡始與成勳雖存厚乘之與成勳厚相結請于戡恢復第四師原額以成勳將之戡親削牘爲答辭語不衷存厚再請再駁詰不允往復文書雜以謾語成勳遂不候裁可而自置師司令部于是存厚軍愈強部衆殆達三萬人戡夜中置斥堠徧城東南隅戒備甚嚴若臨大敵存厚雖召黔軍將領與宴而與戡避不相見人民終惶駭莫審其意所在是時北方諸督軍相約入都世稱爲督軍團者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元洪難之思殺其勢則竟罷段祺瑞國務總理職時五月二十三日也諸督軍愈憤二十九日皖省長倪嗣冲首發難獨立詞詆元洪而段祺瑞亦聲言免職令無己署名于事不順附利之者徧大江以北方在

天津別設軍政府及總參謀處推雷震春爲參謀長洵洵若將
用兵蜀中若戡方窮于自處無所左右而存厚致詞諸督軍請
受驅策諸督軍日與存厚電文往復詞極曖昧存厚以禡職師
長竟外通北方諸督軍依之自固無復綱維戡乃盡調黔軍九
營入省而傾意結歡滇軍將帥以爲緩急可恃旋得滇軍覆電
願助討存厚而不悟前隙未泯人方欲借存厚以死之未幾復
辟事起未五日而亂再作戡竟以死乃不得比于佩金之安然
以去戡之誤在以書生操縱軍事倘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者歟

廿九日紀戴劉之閔第九

七月一日都中復辟成都始聞之初大江以北諸督軍設軍政
府總參謀于天津北洋系與黎元洪爭既烈張勳以長江巡閱
使皖督軍將定武軍六十營合二萬人鎮徐州自居清室舊人
素主復辟勢最强橫自袁世凱之歿北方諸督軍以五年九月
及六年一月兩遣使會于徐州勳爲主盟所議甚秘外人莫知
至是北方諸督軍合而抗黎元洪元洪力不敵思遷就息事五
月二十八日以李經羲代段祺瑞任內閣總理經羲倡議溝通
南北以勳任調人勳知勢有可乘則逕率兵五千人入都首迫
元洪解散國會與北方諸督軍和馮國璋力贊之元洪唯命是
聽特避言解散六月十二日下令改選國會諸督軍皆受命矣

勳遽于三十一日夜半奉宣統帝再登極稱上諭自爲政務大臣命官吏有差或言勳實豫謀之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後祺瑞國璋背約然觀勳所命官不及祺瑞國璋卽有約亦要結不固七月四日祺瑞首誓師討勳十二日入北京勳走匿荷蘭公使館事定黎元洪去職馮國璋代之而不言復開國會後來護法之爭卽基于此勳初以劉存厚爲四川巡撫而不及戴戡黔軍斥候愈嚴掘戰壕于少城之東一夕數驚居民走相戒慮禍至無日蓋戡早非存厚敵特假中央政府命以臨之戡數祈假得溫諭勉任艱難及北方大亂戡驟失所倚存厚日與北方諸督軍通消息蜀距京遠不審段祺瑞意旨以爲或同于勳故存

厚雖致電各師及滇軍特探其虛實嚮背而實依違兩可戡贊
勳贊共和在蜀皆有所忌處兩難間七月二日得梁啓超自天
津急電乃敢宣布戒嚴通電討逆而先以電話質存厚謂己當
出師討賊以蜀事相託或留蜀僅任省長唯所命存厚遜謝謂
前未復辟時已發電主共和矣猜嫌可泯戡信其言爲誠翌日
率黔軍移居督署或曰戡已知不免入督署所以攫城自保然
黔軍移督署舊有槍彈數十萬盡擲諸舊旅部中不取而胥儲
一未備則謂戡本無戰志可也當戡大集將吏及蜀摺紳議討
賊存厚約與議而託腹疾不至遣參謀長林爽汪可權旅長鍾
志鴻舒雲衢等與會矢言討賊熊其勳謂存厚必通電拒僞命

爲信存厚難之以爲拒與否特餘事無足輕重其勦迫之不已
雖稍辯難而林爽等矢言無他于是戡議分全蜀之兵爲二路
分嚮陝鄂命存厚嚮陝力以留守轉餉自任五日晨存厚驟持
異議初戡遣黔軍檢查電局存厚以爲備己抗之戡數截留北
方致存厚密電存厚亦欲檢查電局戡初難而後允之旋存厚
復謂留則共留去則共去意在索會辦軍務戡允以存厚任討
逆軍總參議特設總參議廳爲存厚地正訂章程而存厚軍自
鳳凰山遮入城徧城之西北隅與黔軍相持黔軍先已徧布城
之東南隅兩軍雖未縱槍已間不容髮日午黔軍守城外兵工
新廠者譁言劉軍將來攻抵暮徐孝剛數四奔走兩軍中任調

解尙在督署未去請黔軍撤備免驚居民願以一家生死保劉軍不叛戡持劉軍必先撤備且漫言存厚敢于相攻則亦願不惜死而不能坦然開誠以息禍孝剛始鞅鞅去是夕午夜兩軍逼處在西北城者先縱槍全軍應之未知首覺者黔軍言劉軍斥堠闌入其境挑覺詰其退而語不遜致起覺劉軍則謂黔軍先攻大抵初無軍官命令兩軍積恨深樂于肇覺戡與存厚固不敢先發難旣發難則亦思并命死其敵矣黔軍若能其勳劉軍若鍾志鴻賴新輝等皆躍躍思戰戡大言欲戰而實無戰志存厚則志在一戰而方彌縫前攻羅佩金事難于先發張承禮徐孝剛者事權不屬雖以調解自任而終不見納卒至一發不

可收拾戡與存厚皆不能辭其咎焉是夕黔軍之半與劉軍戰于北校場及西城樓劉軍在城內者無實數自言只兩連大約五倍之新入城者又倍之與黔攻軍數相埒初戰黔軍銳甚不可當六日之晨劉軍漸不支黔軍且戰且掠民居火其屋北校場及鐘鼓樓街煙燄衝天竟不能逐劉軍出城劉軍得從容引黔軍盡至西北城戰方酣別出一軍衝東校場據之逐黔軍入皇城黔軍皆守街口劉軍習于途徑每入民居壞屋壁從街中呼而縱槍居民恨黔軍焚掠亦大呼以助劉軍故黔軍不戰輒走比日過午黔軍在西北及守兵工廠者皆敗退退則火民居以斷追軍城中懼于火者殆過萬家簡陽本有黔軍兩營可以

殿後者戰時盡調之入城自得勝場以至簡陽盡爲劉軍遮斷是時其勳主孤守以待滇軍之援張承禮雷颺黃大暹則料滇軍未必卽至說戡全師以退戡無所主遣承禮介法領乞和存厚不答戡命承禮颺大暹使于滇軍竟從其勳言決意死守承禮颺大暹從小道至賈家塲翌日劉軍掩至獨颺逾垣而遁間關至資中滇軍中承禮大暹俱就縛翌晨先後就戮承禮浙人素以和平聞戰非其所主張臨戰猶奔走調解而竟以死剋其腹支禮不完人頗悼之大暹爲財政廳長頗爲戴戡策畫軍事思以齟齬諸軍滇川軍皆惡之有言大暹嘗說戡誘殺存厚故存厚欲得而甘心或謂大暹之出挾多金所部衛兵殺而越其

貨者則飾詞也其實大暹數以餉阨諸軍有取死之道焉自七日至十八日凡十有二日間城內戰不息黔軍據皇城固守劉軍環攻之者二萬人若陳俊廷巫人元張升廷吳慶熙諸匪皆混跡劉軍中第三師鍾體道兵一團至省而不助戰存厚出賞格購戡與其勦皇城終不下黔軍數衝鋒出擊斃劉軍甚衆夜中黔軍自督署中煤山礮擊兵工兩廠供劉軍槍彈者也多命中廠中工作至不敢放汽筒黔軍每出必焚掠失人心然劉軍亦尤而效之至刦法領事居存厚諉爲不知是時黔軍無宿糧幸督署有倉穀每日舂食之食無鹽宿無燈火軍士晝夜守城且衝鋒出頗有傷亡已無固志而戴戡終始無決斷守走俱無

定策軍心無所維繫滇軍約戡死守五日當來援逾期不至以爲終不至矣十五日戡命一營兵出督署攻據南城樓爲出走計劉軍遽焚燒南城民居斷黔軍爲二其據南城樓黔軍逾日出城遁者半餘復歸督署戡不知滇軍已西上適劉存厚使黔人鄒憲章請戡退師獻三萬金爲犒戡允退師而不受金以督軍省長會辦軍務三印歸省議會約黔軍在途不劫掠劉軍不追襲訂約易質爲信戡前請和于存厚存厚不顧至是存厚一請戡遽諾之而不悟存厚方患滇軍西上恐戡出皇城夾擊戡乃墮存厚計中則權奇自喜者往往有時而窮故也十八日戴戡熊其勳雜兵衆中出成都黔軍尙二千餘人人皆疲恭軍氣

不揚及出城存厚所遣爲質者遁去其勳猶不疑招鄉農爲嚮
導存厚兵易服雜鄉民中故引之入小道迂回往復至暮纔行
三十里抵中和塲宿焉途中黔軍已漸有散去者翌晨方思出
籍田舖往仁壽與滇軍合存厚所遣吳慶熙兵已四面合圍黔
軍且戰且走戡遂與其勳相失戡行至秦皇寺故有大小二徑
唯小道有劉軍戡不審虛實從小道行不能前復折至大道則
劉軍已由他途繞至戡知不能脫拔槍自擊死存厚暴其尸于
北塔寺而揚言非戡從戡副官參謀尙三十餘人皆成擒其勳
易服行至簡陽亦爲劉軍所擒械繫送存厚所初以黔軍焚掠
歸罪其勳將付凌遲有斥其非者乃斬于兵工新廠死狀極慘

後劉顯世請卹其勳謂被戕于九道拐者未得其情也其勳桂人廩于庠初從黔人唐爾鏗爲巡防軍營長積功至統帶後爲團長護國之役攻綦江勇悍頗有戰功每自負有胆輒當士卒先負氣與戡時有異同當復辟時方避不謁戡屢召始至持論粗獷尤鄙存厚勸戡乘存厚無備先攻之不許旣戰復欲分兵之半自督攻鳳凰山覆存厚巢穴請戡與劉軍堅持于城中又不許其勳瀕死遺書其子謂事非其主死不足惜唯健兒五千人同赴邱墟爲至可痛蓋黔軍在城中戰十二晝夜死傷三百餘人退時死傷倍之能從間道達滇軍者不及一營餘皆散亡殆全軍覆沒其勳始志在戰終在守戡不能用以致皆敗故其

勳云然戴戡既敗沒存厚諷居民迎己入城省議會識其意歸督軍省長印謙讓不受自稱攝軍民兩政競募白徒遣赴前敵禦滇軍城中四司令部曰警備曰警察曰城防曰衛戍皆用奸民爲偵探刺取里巷言語以搜黔軍爲名任意刦掠所捕殺者皆無辜日至數十人皆莫得罪狀劉軍強入人居警察詰之則殺警察存厚一置不問方日迫使諸搢紳爲發電頌己功德數滇軍罪狀語半不實每有騰刊之文由存厚左右草擬至電中央政府索督軍省長綱紀蕩然無存矣

紀滇蜀兵爭第十

先是戴戡發電于各軍言劉存厚受僞命己不屈狀以求援兵

羅佩金得電馳至資中召各將領集議七月十三日發兵西上以劉雲峯爲右翼總司令韓鳳樓爲左翼總司令同趣犍爲嘉定趙鍾琦出中路趣仁壽顧品珍當東路備周道剛及鍾體道以劉法坤守自流井而佩金自爲總司令居宜賓策應各路初約戴戡死守五日乃過期不至蓋滇軍雖急欲擊存厚而憤戡前嫌方利其敗故不欲疾行是時戡尙在成都滇軍自資陽至簡陽二程可達劉軍首尾不及相顧可一戰得成都劉軍惶駭萬狀居民皆言滇軍旦夕且入城乃坐聽劉軍從容與鍾體道合縱戡固以此死而滇軍百戰之餘亦以此敗佩金旣發電西上周道剛首宣言中立存厚懼甚介鍾體道張瀾求和于滇軍

歷述前此戴戡離間滇蜀狀佩金不理體道憤而電中央政府請進止得復令拒滇體道素號謹慎不妄舉動當存厚攻戴戡體道兵至省而不預戰至是乃與存厚合而拒滇矣佩金意在守資中以攻仁壽嘉定初戰銳甚趙鍾琦驟克仁壽韓鳳樓克犍爲進攻嘉定下之劉軍旅長陳洪範遁鳳樓遂合劉雲峯之兵進攻眉山是時劉軍亦張兩翼應敵鍾體道當右翼劉成勳當左翼以彭光烈爲總司令光烈辛亥曾爲師長者也合諸路軍號四十八營共二萬五千餘人滇軍約一萬人自資陽瓦仁壽青城三百里間皆爲戰場滇軍取仁壽者進窺籍田鋪距成都不及百里眉山一下成都卽無西險存厚日夕恐懼新募白

徒不及教練驅之至兵工廠待一槍成卽攜之赴戰城中空虛
謠言存厚已遁者而滇軍戰愈利無不一當十劉軍團長賴新
輝鄧錫侯等奮勇督戰始得與滇軍相距于仁壽滇軍攻眉山
者復三晝夜不能下劉軍氣始壯佩金預計克嘉定即移總司
令部駐之鳳樓旣下嘉定遂合劉雲峯兵溯江逕趨成都劉軍
阻險距于眉山滇軍圍之數重血戰不下劉軍援師日集而滇
軍之援不繼佩金亦未遵前約移駐嘉定前守嘉定旅長陳洪
範尙有餘衆在夾江瞰嘉定無守備襲取之計滇軍得嘉定五
日而復失援路益梗雲峯鳳樓大困以眉山城守堅不可下則
欲佯退至青神誘劉軍至平原而據險邀之比至青神則已不

能軍再退一日數合士卒張皇失措適天雨洪水暴發濟江無
舟沒于水者殆千人劉軍邀擊之滇軍大敗損失器械無算獨
雲峯鳳樓以身免焉趙鐘琦與賴新輝之距于仁壽也城數得
數失互有殺傷鐘琦卒以無援退守威遠蓋第三師鍾體道遣
團長張鵬舞攻資陽與滇軍團長趙寶賢相距寶賢乏槍彈致
敗鵬舞素能戰前隸屬周駿爲滇軍所敗必欲雪此恥應戰甚
力資中守兵少無所爲計劉法坤擁兵在自流井亦坐視不救
寶賢遂棄資陽而遁第三師得分兵援仁壽仁壽勝則援眉山
故滇軍之敗敗于輕進無援且蜀人苦其騷擾每助蜀軍逐之
大抵爲戰恃得人和前丙辰北軍不利失人心也黔滇軍皆強

于蜀軍而皆敗者亦失人心也資陽旣失滇軍阨資中自流井
威遠榮縣爲守而以瀘敘爲窟穴適周道剛以調解自任遂停
戰時八月七日也初戡與存厚相攻戡發電言存厚汚僞命而
存厚通電諱言發難詐稱黔軍逼攻北校場焚掠民舍居民痛
哭請師入城救難乃于七月七日率兵入城云語慙恍不可究
詰周道剛與張瀾首發電報兩軍相攻狀請嚴令停戰自後續
有陳述大約請北軍援蜀止亂時段祺瑞再當國本惡滇軍而
陰贊存厚終以存厚兩次肇釁公論不與難以蜀畀之七月二
十四日命道剛代蜀督率師解成都之圍八月十一日道剛受
命就職於重慶存厚頗怨道剛坐收厚利日發電促道剛入成

都而日諷其部曲及省議會致電道剛謂重慶根本不宜輕離
又道剛首請卹戴戡及從戡死難張承禮黃大暹熊其勳諸人
省議會通電謂不當卹詞甚峻急存厚與道剛幾至決裂賴張
瀾兩解之遂僅不卹其勳旋體道受瀾旨停戰示若聽命于道
剛于是道剛力舉瀾長蜀竟得請二十四日以瀾護理四川省
長當滇川軍停戰時道剛數與佩金協議令滇軍退至蜀邊佩
金佯諾之道剛初意滇黔軍旣退當足以折服存厚故與存厚
相持不稍屈及見唐繼堯于八月十一日發通電擁護約法詆
祺瑞再出任總理未得國會同意元洪不應卸職且責中央必
懲辦亂蜀禍首滇軍雖自資中退而瀘敘方大增兵道剛知和

非誠意乃急挽張瀾力白于存厚倡言保省謂嚮特與滇軍委蛇意實在戰本與存厚旨合復迎祺瑞所遣吳光新率四混成旅入蜀爲己助光新遂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十月十四日滇軍黃毓成遽攻內江下之存厚志在據蜀嫉道剛得位稱疾且揚言將與滇軍和以索軍務會辦比得祺瑞密諭乃合鍾體道與滇軍大戰於榮威內江三十一日中央政府下討伐令討滇軍滇軍已敗黔軍攻內江者亦旋退十一月四日張瀾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道剛瀾旋皆卽真存厚亦得會辦四川軍務蓋中央政府決意對西南用兵籌備召集新國會期參議院以十一月十一日開會而國會議員吳景濂等先于八

月二十五日入粵開非常會議廣東省長陳炳堃宣言自主滇軍張開儒復左右之非常國會遂于九月一日舉孫文爲大元帥設軍政府及各部令西南各省起兵護法十八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宣言獨立祺瑞所命湖南督軍傅良佐不能討旋爲其部將王汝賢所逐汝賢方通電主和南北而粵桂援湘軍已次第克寶慶衡山衡陽湘潭遂以十一月十七日入長沙汝賢倉皇夜遁去良佐出走未三日也後五日祺瑞尙欲大舉征南爲馮國璋所扼乃引咎辭職滇軍聞之益磨厲思大舉攻蜀號爲靖國軍由護國而護法致南北大戰其事不具于此

禁野雜紀第十一

蔡鏜規蜀爲霸圖唐繼堯繼之爲就餉曰護國者美其名也周道剛張瀾倡言保省而實爲進步黨地蜀擅財賦據天下上游故段祺瑞重之西南爭之祺瑞與西南不兩立者也而進步黨操縱其間故益糾結不可解日出於正日斯欲尙於大舉於南護國者所以覆袁而已袁竟覆于自斃繼袁者黎段位歸于黎事任歸于段若國璋由副貳以覬大位榮廷亦得兩粵獨繼堯功高不賞祺瑞使人賜勳刀猶誠以少年去驕未幾繼堯所舉教育總長王九齡過滬竟發其運煙事抵九齡罪下之西獄祺瑞左右爲謀傾險若斯卽不爲繼堯尺寸寬假獨不顧國體乎又未幾而蜀難作皆所以制繼堯而不知繼堯與佩金固不協

也故佩金不得不敗佩金敗而靖國之師興矣

常璩有言曰蜀必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辛亥爭蜀路而武漢起義羅戴相爭而對德宣戰羅劉相爭而張勳復辟劉戴相爭而南北戰起又鍾會鄧艾郭崇韜皆死于蜀端方趙爾豐亦不免戴戡又後死焉何古今之若合符契也

蜀軍當丙辰義戰每戰輒北滇軍奪藍田壩畀蜀軍而不能守一夕潰至江安焉比滇蜀再戰陳經中彈不退仁壽之爭兩軍死于陣者殆三千人又蜀軍官例不督戰及賴新輝張鵬舞郝熹投袂而起以逐滇軍乃冒死銳進竟以致勝一戰而蜀兵強然蜀兵愈強蜀禍愈烈矣

戴戡好大言每會集將吏獨有戡議論言皆不衷雜以忿詈掾屬持公文視戡不當戡意至抵之地戡起佐貳人譏其無體度然戡死而其家至無以自贍則戡廉于取與衣食寒素無異恒人頗亦爲人所稱

戴戡守皇城存厚百計攻之不能破死傷良多戡衆恐存厚兵緣城而上則每夕執炬照城下大聲呼備存厚兵聞之乃決計埋地雷轟城顧城堅入土者尙丈餘不可掘力掘數日乃竟事而不能如期轟發故卒不能入城戡衆善攻堅故亦善守比退則軍心散離竟全軍覆沒自軍興以來雖敗軍未有如戡之甚且速者也

滇黔軍善以少擊衆初戰輒勝再戰無不敗者若敗而能振斯可堅持矣故謂蔡鐸戰于瀘納雖無奇功而堅定不可及當滇軍攻取宜賓時安邊之戰滇軍勝矣而營長有散失三日不歸營者北軍則雖敗猶能集合滇軍將自以爲弗若焉

滇軍強而護國軍興滇軍固善戰然所恃者利械也械皆陳宦治軍時以截曠所積資買自德國若山砲機關槍步槍新式犀利過于北洋諸鎮滇本邊隅初意練兵兩鎮以餉難繼先成一鎮械則倍之彈藥尤多此滇軍之所以興也蜀軍多于他省數倍者則四川武備學堂學生成就者衆蜀建兵工廠其費千餘萬金機械勝于滬漢兩廠亦皆陳宦佐錫良經營以備邊者乃

爲全蜀造亂之資異矣蜀滇東三省新軍皆陳宦規練所費逾數千萬金若他將兵者必多染指而宦清節彌固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方去蜀時召紳耆示以一年餘所用兵費合蜀軍二師一旅及巡防軍又宦所將三混成旅剿匪禦滇且供億北軍入境芻藁夫役費僅六百萬尙謂不無浮泛聞者咨嗟歎息以爲非意所及也

護國軍紀實終

冊二 拾零聞舊
角陸元壹價定

1.0 48

84.6.23

贈
閱

國史館藏書



0104985